

上海话动词重叠的句法*

朱佳蕾

提要 重叠是汉语中重要的形态句法手段。与普通话相比,吴语上海话的动词重叠现象更加复杂,可重叠的动词比普通话范围大,句法功能比普通话丰富。上海话动词重叠虽然在主句中也受祈使语气或情态的限制,但与普通话重叠不同的是:做主宾语从句谓语时不受语气和情态的限制,还可以充当指类性定语从句的谓语,并且可以自由地充当副词性成分,其句法分布与英语不定式形式平行。因此,我们认为上海话的重叠是一种句法操作,通过 V 移位到非限定 Asp 而形成。重叠后的动词具有从属性,可以视为一种广义上的不定式。这一分析可以统一解释上海话重叠做谓语的基本用法和做副词性成分的派生用法。

关键词 重叠 不定式 语气/情态 从属性

1. 引言

重叠是汉语中一种显赫的形态句法手段。普通话动词重叠的现象已有许多深入的研究(王还,1963;范方莲,1964;朱德熙,1982/2008;刘月华,1983;毛修敬,1985;郑良伟,1988;李宇明,1996、1998;戴耀晶,1997;朱景松,1998;陈立民,2005;华玉明、马庆株,2007;华玉明,2010;隋娜,2014;隋娜、胡建华,2016;等)学者们都注意到重叠与语气、体貌或动作的量有关,这些特征都符合 Rubino(2005)在跨语言调查的基础上所概括的主要功能。

上海话中的动词重叠也与这些语义范畴紧密关联。语气方面,许宝华、汤珍珠(1988:435)注意到,重叠加“脱掉”或语义虚化的“伊它”是表示祈使、缓和的命令语气;Zhu(2008)、刘丹青(2012:5)等都指出,上海话、苏州话动词重叠经常出现在祈使句、命令句、表达意愿的句子中;刘丹青(1984)和钱乃荣(2003)还发现,苏州话和上海话重叠往往表达主观语气,有轻指义;刘丹青(2012:5)指出轻指义还可以派生出限止义,如“说说个的”(只是说说而已)。体貌方面,徐烈炯、邵敬敏(1998:24)指出,上海话动词重叠可以表达尝试义和短暂的时间义;钱乃荣(2000、2003)强调普通话和上海话的重叠都表示反复体,而刘丹青(1984:77)也提到苏州话重叠有时可表持续、反复,如“……水迹甩甩干”与“水迹甩干”相比就多了动作持续反复的意思(这方面苏州话与上海话一致)。这些分析都正确地概括了上海话重叠所具有的语义和功

* 本文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9EYY002)、香港研究资助局项目(GRF#14621615“The acquisition of grammar by Shanghainese-speaking children as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ametric variation in Chinese dialects”,PI:潘海华;Co-I:李行德、蒋严)的资助。初稿在2017当代语言学前沿“走向新描写主义”论坛(曲阜师范大学2017.12.1-2)宣读,感谢与会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中国语文》编辑部和匿名专家的指正。文中错误概由本人负责。

能,但这些功能各自都难以覆盖重叠的全貌,如“水迹甩甩干”虽然有反复义,但“包摆摆辣在搨搭这里”没有动作反复的意思,因为“摆在某处”是一个瞬成事件(achievement)。其次,上述文献中提到的功能(如主观语气和持续义)似乎是不同层面的。总之,重叠的句法分布、主观语气、轻指口气的句法表现,重叠各层面含义的统一解释等问题,都需要一个更系统的分析。

基于前人的分析,本文在形式句法的理论框架下,秉持新描写主义(李汝亚,2008;胡建华,2009:83-91、2018)的精神,并以刘丹青(1984)对苏州话重叠式的描写为参考框架,详细描写上海话动词重叠的句法分布,找出与普通话动词重叠的异同,再尝试对重叠的机制及其句法性质进行探讨。

2. 动词重叠的模式

上海话中单音节动词按VV模式重叠^①,而双音节动词重叠模式根据双音节动词内部结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

I. 双音节词根采用全部重叠的模式^②,如(1)所示:

(1) 研究:研究研究 学习:学习学习

II. 复合词VN中,只能重叠V,如(2)所示:

(2) 读书:读读书 浇水:浇浇水

其中N并入V而失去指称性,且整个复合词经常转义(如“读书”可表“学习”),但即便如此,NV也不能像I中的词那样全部重叠。且最初由并列的VV组成的复合词,在V₂被重新分析为V₁宾语之后,也无法进行全部重叠,只能采用VN复合词的重叠形式,如下所示:

(3) 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 睡觉睡觉 沐浴洗澡:沐浴沐浴 * 沐浴沐浴

III. XV形式的动词,其中X一般担任修饰动词的状语功能,见(4);不过其中有一些形式,只有XVV合法,XV本身不合法,如下所示:

(4) 红烧:红烧烧 白灼:白灼灼 * 毛估:毛估估估计

XV形动词的重叠句法语义与一般的重叠不同,并且不能产,因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3. 动词重叠式的句法分布:基本用法

刘丹青(1984、1986)将苏州话重叠的语法功能分为“基本用法”和“派生用法”。前者指在主句或主宾语从句、名词补足语从句等充当论元的小句以及关系从句中做谓语,后者指在句中充当状语性成分或在状语性分句中做谓语。^③本节我们主要从上海话与普通话重叠句法分布

^① 刘丹青(1986)在讨论苏州话重叠时提出,苏州话VV重叠虽然从“V-V”演变而来,但演变的跨度很大,一些VV已经发展出特有的与事件的量无关的功能,而有些VV还保留着“V-V”的功能。刘文对苏州话的分析大多适用于上海话。但上海话中VV重叠式的连读变调模式与“V-V”省略“-”形成的VV式的连读变调模式不同(钱乃荣,2000),自成一类。而且在共时层面上,两者已经呈现出不同的句法分布,不宜再看成同一种形式的变体。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VV式重叠的句法语义。

^② 除一例外,即“白相玩”(表示“玩”)既可以全部重叠,也可以重叠第二个音节,刘丹青(1984)在苏州话重叠中也报道了这个特例。

^③ “基本用法”中的关系从句与其他补足语从句似乎不构成自然类,但从重叠的分布情况来看,关系从句与名词补足语从句很类似,但与条件、目的、因果等状语从句中做谓语的用法(即所谓“派生用法”)则很不相同。因此,我们仍然倾向于将关系从句中的重叠动词看成“基本用法”。

的差异角度观察其“基本用法”。

3.1 语气和情态限制

与普通话一样,上海话动词重叠做主句谓语时非常受限:一般只能出现于祈使句,如(5a);或主语为第一人称代词的意愿句,如(5b):

- (5) a. 开开门!
b. 我看看睇这本书。

叙事句难以允准重叠谓语,如(6a)所示;除非重叠嵌套在情态词、意愿义类或建议类等动词之下^④,如(6b)和(6c);或出现在表惯常义的句中,如(6d):

- (6) a. ??伊他开开门。他开开门。
b. 伊他准备/想开开门。他准备/想开开门。
c. 伊他建议/命令大家开开门。他建议/命令大家开开门。
d. 伊他经常打打拳 踢踢球,身体好得勿得了不得了。他经常打打拳 踢踢球,身体好得不得了。

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普通话动词重叠的语义关联到情态和语气层面(朱德熙,1982/2008;刘月华,1983;朱景松,1998;华玉明,2010),因此呈现出主句效应(Main Clause Phenomenon;见Haegeman 2012)在从句中非常受限,尤其不能出现在定语从句中(参看李宇明,1998;方梅,2004;华玉明、马庆株,2007;唐正大,2008;隋娜、胡建华,2016),苏州话中简单重叠式也不能出现在定语从句中(刘丹青,2005:9-10)。上海话的情况相似,重叠做定语从句中的谓语,必须加上情态词,如(7);或者表达惯常体,如(8):

- (7) [埃那个[老师*(要)批评批评个的]学生]明朝要到上海去勒。那个老师*(要)批评批评的学生明天要到上海去了。
[埃那个[张三*(准备)吃吃咖啡个的]店]昨日拆脱了。那个张三*(准备)喝咖啡的店昨天拆了。
[睇这个[* (会得)修修脚踏车个的]师傅]到啥地方去了?这个*(会)修修脚踏车的师傅到什么地方去了?
(8) [[平常吃吃咖啡、搓搓麻将个的]阿姨]今朝啥侬都勿不做了。平常喝喝咖啡打打麻将的阿姨今天什么也不做了。
[埃那个[经常跟我讨论讨论问题个的]学生]要到上海去了。那个经常跟我讨论讨论问题的学生要到上海去了。

综上所述,上海话重叠做谓语时,和普通话一样对句式具有选择性,对其主语的人称有限制(只限第一、二人称),并且难以出现在定语从句中,似乎受语气/情态的限制。

不过,除了上述几种情况之外,上海话重叠在主句和从句中的分布都比普通话自由,大多情况下无需语气/情态的允准,对其主语无人称限制。这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6a)在上海话中并非不合法,只是未完句,通过添加后续句子就可以成立:

- (9) 伊他开开门^⑤,发觉外头老很冷个的。他开了门,发觉外面很冷。

^④ 在宾语从句中做谓语时,上海话重叠与普通话相同,只能出现在表达建议、意愿类语义的动词之后,在“认为”类命题态度类动词之后,除非有情态词允准,光杆的动词重叠式是不合法的,如下所示:

(i) 我认为依你*(应该/可以/要)看看医生。我认为你*(应该/可以/要)看看医生。

但重叠在宾语从句中的限制与语气/情态的允准不直接相关,下文详述这一问题。

^⑤ 匿名评审指出“开开门”可能是动补结构而非重叠的可能性。但是上海话中,由于动后限制的原因,动补结构之后的宾语一般要出现在动词之前,因此“开开门”中的“开开”不可能是动补结构。除此之外,上海话并无“开开”这种动补组合,只能说“门开开来”。

伊他搵这只故事听听, 觉着勿不大足信可信。他一听这个故事, 就觉得不大可信。

天落雨, 伊他就叫天叫地。天一下雨, 他就叫天叫地。

(9) 中重叠谓词的主语不受限制, 重叠显然都不具有祈使语气或情态义。

除了加后续句之外, 多事件并举的句式也可以允准动词重叠做谓语: 当由重叠表达一串事件链, 如(10a); 或由句末“啫啥什么的”表达多个事件发生, 如(10b); 或由“就”对事件进行焦点化(如(10c))^⑥时, 重叠可以表达已发生的事件, 对句式无任何限制。

(10) a. 伊他拿肉切切开, 再敲敲松, ??(最后摆辣冰箱里)。他把肉切开, 再敲松, 最后放在冰箱里。

b. 伊他昨日下午半天下午到我办公室来, 随后阿拉我们讨论讨论文章, 吃吃咖啡, 聊聊工作个的事体事情。他昨日下午到我办公室来, 然后我们讨论了文章, 喝了咖啡, 聊了工作的事情/随后阿拉讨论讨论文章啫啥什么的。然后我们讨论了文章什么的。

c. 依你昨天下半日下午做啥事体事情了? 你昨天下午做什么事了? ——我昨天下半日下午末就看看书呀。我昨天下午就看书。

(10a) 中的重叠动词是动结式, 倾向于得到事件链(依次发生)的解读。而(10b) 中的重叠动词是无界的活动动词, 单个事件不具有终结性, 更倾向于理解为多个事件同时发生。

另外, 上海话重叠还可以做连动结构^⑦的后项, 此时也对句子的语气/情态无限制。见下例:

(11) 小王[拿了张报纸][看看(新闻)]。^⑧

总之, 上海话中做主句谓语的动词重叠在多个重叠表达的事件并举或者(表目的的)连动式的允准下, 其主语不再有人称上的选择限制, 也无需祈使或情态等的允准。^⑨ 换句话说, 上

^⑥ 这里的重叠都有一种轻松、不屑的意味, 需要与“啫啥什么的”或焦点副词“就”共现也可能也是出于这种语用需要: 它们可以使以重叠形式表达的事件具有背景化的信息特征, 以此强调事件本身的轻松容易之感。

^⑦ 汉语形态不发达, 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存在限定性/非限定性之分(Hu等, 2001), 因此是否存在连动结构是存在争议的(见李亚非(2014)的讨论)。上海话的情况也基本如此。根据刘丹青(2015)定义的连动的几个典型特征: 两个或多个动词短语连续出现, 并且共享至少一个论元, 几个动词短语之间不停顿, 暂且将这种句型看为连动结构。

^⑧ 普通话只能说“张三拿了报纸看了看”或“张三拿报纸看了看”, 即“了”只能加在连动式的后项, 或两项都加“了”。而上海话中(11)合法, 可能认为上海话中连动式的结构不同。但我们指出, 只有当后项是重叠动词时才会显示出不同, 我们把后项变成“动词+动量短语”时, “了”的分布表现得和普通话一样。

(i) a. 张三拿了张报纸看??(了)一记下。

b. 张三拿张报纸看了一记下。

^⑨ 上海话还有一些与说话者关联的语气成分可以允准动词重叠进行叙事, 如句首的具有反事实义的“蛮好”(参看强星娜, 2011), 位于句末表示反预期的语气词“伊讲”(Han & Shi, 2014)和表示惊讶或与预期不符的句末语气词“噱”(钱乃荣, 1996), 如下所示:

(i) a. 蛮好昨日仔拿搵眼这点衣裳汰汰脱掉/伊它个的啫。昨天把这些衣服洗了就好了。

b. 伊拿只狗踢踢死了伊讲。他竟然把那只狗踢死了。

c. 介好只狗拨伊送送脱了噱。这么好的狗(竟)被他送走了。

“蛮好”表示反事实的虚拟语气, 重叠所描述的事件未发生, 而(ib)和(ic)都表示发生过的已然事件, 表达对事件产生的结果的一种主观态度, 多用带结果补语的重叠式。上海话中的重叠式与重叠加补语的句法在表达已然事件的可能性上有不同之处, 后者似乎更容易表达已然事件, 但两者的区别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 语感上也需要更多调查, 因此我们将另文深入研究。

海话的重叠无法独立做谓语来叙事,但可以与其他谓语共同进入叙事句。

此外,重叠出现在从句中做谓语时分布更加自由,下面我们逐一讨论。

3.2 主宾语从句中的重叠

上海话动词重叠在主宾语从句中比普通话自由。在主语从句中,大多数动词都可以重叠,不限于活动义动词或具有意愿义(volitional)的动词,如(12a)和(12b);并且重叠的谓语不带情态义,对其主语的选择也无人称上的限制,如下所示:^⑩

- (12) a. [死死]容易,活辣盖难。死容易,活着难。
b. 苏州到上海高铁一部头,[去去]老方便个的,[到到]也老快个的。苏州到上海有高铁,去很方便,到(这儿)也很快。
c. [张三研究研究搵这个问题]倒是蛮合适个的。张三研究这个问题倒是挺合适的。
d. [爷娘父母打打小人]正常个的。父母打小孩是正常的。

而普通话重叠做主语从句的谓词时扩展成句的能力非常受限,比如不能说“张三研究研究这个问题挺合适”(隋娜,个人交流),原因在于普通话重叠总是带有表示意愿的情态义,也总是需要第一、二人称充当其主语,表现出典型的主句效应(隋娜,2014)。除此之外,上海话中动词重叠做主语从句谓语时,不但在从句内主语的选择上不受人称限制,并且主要谓语不限于评价类动词(参看李宇明(1998)对普通话的分析以及隋娜(2014)),由重叠充当谓词的小句还可以做“让”类使役动词以及“用、花、要”等“消耗”义动词的主语,与一般的主语小句没有区别,如(13)。普通话重叠不能出现在以下这类主语小句中。

- (13) a. [伊他搵能这样看看我]让我吓牢牢怕怕个的。他这样看着我让我很害怕。
b. [我教教搵这段书]要十二个教时。我教这段书要十二个教时。(钱乃荣,2003:253)
c. [伊他写写搵这篇文章]只用了三天。他写这篇文章只用了三天。

上海话重叠不总是包含情态/语气的这一特点还体现在宾语从句中。除了和普通话一样可以出现在“建议”类动词之后,还可以充当“当”的宾语,口气上虽有一些轻蔑、不屑的意味,但对人称没有限制,如(14)。与普通话更不同的是,上海话重叠还可做介词宾语,如(15)。

- (14) a. 就当[锻炼锻炼身体]。就当锻炼锻炼身体。
b. 侬就当[伊死死脱]算了。你就当他死了算了。
(15) a. 搵这两年,老张靠教教书过日子。这两年,老张靠教书过日子。(钱乃荣,2003:249^⑪)
b. 伊他现在个的工作跟立立马路没啥区别。他现在的工作跟站马路没什么区别。
c. 活辣海着总归比死死脱掉好。活着总比死了好。

做介词宾语的重叠式都可以扩展为小句^⑫,如(15a、b)。这些宾语小句都不具有情态义或语气解读。

3.3 重叠在定语从句中的主句效应

定语从句在汉语中显示出典型的主句效应,因此是测试某个句法成分是否关联到句子高

^⑩ 匿名评审指出,这里的主语从句可以看作状语从句,那么这里重叠的用法就会变成第四节的派生用法。但这并不影响VV可以充当主语的观点,并且如(12d)中的“爷娘打打小人父母打小孩”无法理解为状语从句。

^⑪ 钱文认为普通话中这种说法也是合法的,以此支持他的重叠是一种反复体的观点,但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一判断与母语者普遍语感不符。

^⑫ 审稿人提出小句做介词宾语非常罕见,但实际上不定式小句做介词宾语是比较常见的。如 I am grateful for your being here 和 These jobs were no difference from sitting all day 等等。

层的语气成分的理想句法环境。上海话重叠在定语从句中和普通话一样表现出主句效应(见例(7)) 这一观察似乎给我们提出的上海话动词重叠不表达情态和语气的观点带来了麻烦。但扩大观察的范围, 我们发现并非所有的定语从句都排斥重叠, 看下列例子:

- (16) [[送送人个的]物事东西]用勿着包了介个好。送人的东西用不着包得这么好。
伊对[[马路高头扫扫地的个的]阿姨]也老尊重个。他对马路上扫地的阿姨也很尊重。
老王想寻[只[吃吃咖啡个的]地方]。老王想找个喝咖啡的地方。
我想寻[个[讲讲言话个的]人]。我想找个讲话的人。
搨这个是[工薪阶层吃吃个的]饭店]。这是工薪阶层吃的饭店。

其中, 名词中心语在定语从句中充当的角色是多样的, 可以是受事(“物事”)、施事(“阿姨”)或者旁格(“地方”“人”“饭店”)。不过, 这类定语从句本身无法表达一个特定的事件, 只能描述名词中心语的一般性质, 可以看作指类定语从句(kind-defining relative clauses; Benincà & Cinque 2014) ⑬。这类用法在普通话中完全不合法⑭。那么(16) 这类定语从句是否本身就不触发主句效应呢? 我们用“看₁”“看₂”⑮和“伊讲他讲”这些表达语气的助词来进行测试, 发现指类定语从句同样也会排斥这些成分, 见(17b) -(19b) 。

- (17) a. * [到搨搭这里来打打看工个的]埃个那个男人既没读过书。* 到这里来打打看工的那个男人没读过书。
b. * [到搨搭这里来打打看工个的]人佗都既没啥出息。* 到这里来打打看工的人都没什么出息。
(18) a. * [到工厂里去做段辰光时间看个的]搨这个人出工伤了。* 到工厂里去做段时间看的那个工人工伤了。
b. * [到工厂里去做段辰光时间看个的]人佗都既没啥出息。* 到工厂里去做段时间看的人都没什么出息。
(19) a. * [埃那个寻找我麻烦伊讲个的]人今朝勿来了。* 那个竟然找我麻烦的人今天不来了。
b. * [大学里向里面教书伊讲个的]老师哪能赚得到钞票? * 竟然在大学里教书的老师怎么赚得到钱?

这里, 主句效应的测试说明指类定语从句同样也不能允准关联语气的句法成分, 换句话说, 指类定语从句对重叠式的允准说明其中的重叠并不关联语气/情态层次。那么为什么重叠在典型定语从句中不合法呢?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定语从句中可以出现的成分除了受到语气的制约之外, 也受到其他制约。我们发现, 即使普通的动量结构, 如“V 一下/V 一 V”也无法光杆出现在定语从句中, 必须加入体貌或情态助词才能得到允准。如下所示:

- (20) a. 张三看* (了) 一眼/看* (了) 一看的书
b. 张三* (想/要) 打一下/打一顿/打一打的那个男孩

⑬ 据 Benincà 和 Cinque(2014) 英语口语、几乎所有的方言变体和意大利语等罗曼语中有这种指类定语从句, 它们在语义功能上不同于限定性定语从句, 不具有限定名词中心语所指的功能, 而仅仅断言中心语名词短语所属事物类别的特征, 在句法上类似于非限定性从句。有意思的是, 这类定语从句可以不含预设, 与一般的定语从句对立。这一点与上海话中包含重叠谓语的定语从句有些相似。

⑭ 李宇凤(2016: 86) 也指出, 汉语重叠式有时可以充当定语修饰个体的属性, 如“大镔儿确实跟玉娥吹过那个牛, 本是随便说说的枕边版本”。不过“随便说说”这类例子似乎已经是习语化的表达了, 普通话中重叠直接做修饰语成分(如(16) 中的用法) 还是不太能被接受的。

⑮ “看₁”指的是直接跟在动词之后的“看”, 如“尝尝看这个菜”, “看₂”指的是跟在整个 VP 或整个小句之后的“看”, 如“尝尝味道看”。两者句法语义可能有些不同, “看₂”句法位置高, 更关联语气(对普通话句末“看”的讨论, 参看隋娜、胡建华 2019)。上海话中“看”的句法和语义十分复杂, 我们将另文讨论。

- (21) a. 看??(了)一眼/看??(了)一看书的那个学生
 b. ??(想/要)打一下/打一顿/打一打沙包的那个男孩

我们认为(20)和(21)的不合法都是由于其中的谓语无法对事件或属性进行断言,也无法进行预设,不满足定语从句的语义要求(唐正大 2008: 204-207)。花东帆(个人交流)指出,包含惯常体重叠式的定语从句和所谓指类的定语从句都不表达个体事件。这一观察很有启发性。惯常义和指类的定语从句都含有类指算子(generic operator),可以得到真值,满足定语从句的语义要求^⑩。因此,重叠在限定性定语从句中不合法的根本原因是重叠缺乏限定性,无法提供在时空上可以锚定的命题,因而无法得到真值,也就无法进行断言。

4. 动词重叠式的句法分布: 派生用法

上海话的动词重叠与普通话最大的区别在于上海话重叠具有副词性的派生用法,这种用法在普通话中受到一定限制。另外,派生用法的重叠在句法分布上与基本用法也有许多不同之处。派生用法的重叠往往具有强制性,无情态/语气义,在任何从句中都不受限。这一节我们分别讨论直接修饰动词短语的重叠动词,以及出现在副词性从句中的重叠谓语。^⑪

4.1 重叠做 vP 修饰语

重叠可以做状语,表达动作的方式^⑫,如下所示:

- (22) a. 搨这种鱼伊他通常[蒸蒸]吃。这种鱼他通常蒸着吃。
 b. 侬你书哪能怎么好就搨能这样[翻翻]看?! 你书怎么可以就这样翻着看?!
 c. 泡个的咖啡伊他[烧烧(伊它)]吃了。泡的咖啡他烧着喝了。

上文提到,重叠在充当主句谓词时受到一定的句类限制,但重叠做状语时,对句式则无强制性要求,且可以叙述过去发生的事,它所在的小句可以充当各种句法成分。如下所示:

^⑩ 与这类情况类似的是下面这类“是”字句:

- (i) 搨这种耳机(是)头高头上戴戴个的。这种耳机是戴头上的。
 搨这种音响(是)外行听听个的。这种音响是外行听的。

这类“是”之后的表语都可以转换为修饰语,这时与(16)定语从句一样,表达一类事物的属性,如(ii):

- (ii) 搨这个是头高头上戴戴个的耳机。这个是戴头上的耳机。
 搨这个是外行听听个的音响。这个是外行听的音响。

普通话则完全不允许这种用法。

刘丹青(2012: 5)也提到了苏州话中类似的用法,如“说说个的”(只是说说而已)、“做做个的”(只是作秀而已),他认为这是由重叠的轻指义引申出的限止义。在(i)中,使用重叠对主语进行述谓带有一些轻指的意味(如“这种音响不过是外行听的”)。不过这种轻指义并不妨碍重叠做修饰语,可见这种口气义不带来主句效应。据盛益民(2014)报道,在同是北部吴语的绍兴话中,重叠也有这类属性定语的功能,且已经进入构词层面,如“推推车”表示“推的车”。可见吴语重叠式之发达。

^⑪ 将派生用法的重叠分为这两种是根据它们所在的句法位置, vP 层与 IP/CP 层。但 vP 层对动作方式进行修饰的重叠式是动词还是句子我们并不清楚,跨语言研究表明方式义副词性从句都是可以用词来代替的(Thompson 等 2007: 243)。由于不影响我们的分析,我们不再深入讨论。

^⑫ 朱德熙(1982/2008: 161)也提到过普通话中“笑笑说”这类结构,并将其分析为连谓结构。但普通话的“笑笑说”与上海话重叠做修饰语修饰动作有所不同,前者主要还是表达时间顺序,而非修饰动词表达的动作方式和状态,如要表达这类语义,必须用“笑着说”,而上海话的“笑笑说”既有时间顺序之义,又可以表达“笑着说”的意思。其次,普通话虽有“笑笑说”这类结构,但这种用法极其有限,只限于这种身体动作的动词,与吴语动词重叠做状语的情况是很不同的。

- (23) [西瓜切切吃]比较卫生。西瓜切开吃比较卫生。 【主语从句】
 领导勿不希望[大家分分开来吃饭]。领导不希望大家分开吃饭。 【宾语从句】
 [[刚刚拿本书翻翻看了好几遍个]学生]是啥什么人? 刚刚翻书看了好几遍的学生是谁? 【定语从句】
 [[烧烧吃个的]咖啡]比[泡泡吃个的]香。烧着吃的咖啡比泡着吃的香。 【指类定语从句】
 [[伊拉他们看书翻翻看个的]习惯]老勿不好个的。他们看书翻着看的习惯很不好。 【名词补足语从句】
 搵这种咖啡是[泡泡吃]个的。这种咖啡是泡着吃的。 【表语从句】

4.2 重叠做状语性从句的谓语

重叠还可以作为谓语动词出现在状语性从句中^{①9}。下面将上海话中重叠可以出现的状语性小句一一列举如下(其中副词性小句的类型参考了Thompson等(2007)的分类):

- (24) a. 衣裳着着穿会得松个的。衣服穿穿会松的。 【(紧缩式)条件】
 b. 搵本书看看,侬你就好及格了。这本书看看你就能及格了。 【条件】
 c. 勿不看看搵本书,侬你考试肯定勿不及格。不看看这本书,你考试肯定不及格。 【否定条件】
 d. 为了吃吃伊他做个的饭,伊他跑了老远个的路。为了吃吃他做的饭,他跑了很远的路。 【目的】

(24)中,分句之间的语义是由连词或者主句中的副词来体现的,重叠式在其中仍然具有情态解读,整个句子通常用于劝告、建议、意愿等语境,这种重叠用法在普通话中也都是允许的。

与普通话不同的是,上海话中重叠可以充当自由小句(absolutive clauses)的谓语。这类小句的特点是语义解读自由,句法上从属,并且没有显性的连词或标示从属性的标记(Thompson等2007),这时重叠具有典型的副动词(converb)性质(参看Haspelmath,1995)。

- (25) a. 车子开开坏脱掉了。车子开着开着坏了。 【伴随/因果】^{②0}
 b. 拿烧瓶放放好,伊他就开始工作了。把烧瓶放好他就开始工作了。 【连续(sequence)】
 c. 只屋顶落落雨就漏水。这个屋顶一下雨就漏水。 【因果】
 d. 辣在上海,一顿饭吃吃,最起码两百块。在上海,吃一顿饭最起码两百块。 【条件】
 e. 男小孩比比女小孩末,总归是更加皮个的。男孩子比起女孩子嘛总是更皮的。 【前提】
 f. 搵这只西瓜看看(是/末,)蛮好看个,既没想到吃吃介这么难吃。这只西瓜看着挺好吃,没想到吃起来这么难吃。 【某方面】
 g. 伊他饿饿就肚皮痛。他一饿就肚子痛。 【条件/原因】
 h. 吃吃饭碰着搵这种事体事情,真倒霉。吃饭碰到这种事情,真倒霉。 【同时(simultaneous)】
 i. 搵个人看看就是上海人。这个人看着就是上海人。 【判断来源】

以上例句中的重叠式有以下特点:1)重叠在句中的语序自由,既可以出现在主语之前,也可以出现在主语之后;2)从语义角度来看,重叠与主要谓语之间的语义关系比较自由,如(25a)中开可以是车坏了的原因或前提,或者仅存在时间关系,甚至难以归类的语义,如(25e)中的重叠似乎表达前提,刘丹青(1986)认为这是一种话题结构;3)(25)这类从属小句中的重叠的使用有时几乎是强制性的。如(25f)中,重叠如果改用“V上去/起来”,就感觉是在用上

^{①9} 我们这里采用刘丹青(1984、1986)的分类,将重叠充当主要谓词出现在状语性从句中的这类用法看作“派生用法”,原因有两点:第一,下面所谈的从属性偏句实际上很多都是紧缩式复句,而紧缩式复句到底是单句还是复句目前难以区分(参看邢福义2001:543-565对紧缩复句归属的讨论);第二,从重叠式本身来说,副词性小句中的重叠与做状语的重叠性质上比较靠近,因此将两者归在一节讨论。

^{②0} 重叠可以有重叠式(王芳2012),上海话中这种出现两次的也被称为四叠(王芳2012:31),上海话四叠形式是非强制性的,也可以用VV的形式,但有些方言(如绍兴话)中四叠是强制性的。重叠式有别于重复,前者重叠动词的次数是规定的,如绍兴话只能重叠两次,福州话重叠三次,而重复无次数限制。

海话的语音说普通话,很不自然。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与(24)不同的是,(25)这类句子中,分句表达的时间、伴随状态、原因等解读是由重叠提供的,而也正是这类用法使上海话区别于普通话,普通话中只能用“V着/V起来/—V”等形式表达上述功能。动词重叠用作状语性成分描述方式及背景化信息是吴语动词重叠区别于普通话的一大特征。

需要特别重申的是,重叠充当状语时无需语气/情态义的允准,在各种小句中都可以自由使用;以下面两例最显主句效应的定语从句和名词补足语从句为例,其中“饿饿”表示“肚子痛”的原因,“吃吃”表示“吃起来”。

(26) 伊他生了[一种[饿饿肚皮痛个]毛病]。他生了一种一饿就肚子痛的毛病。

[吃吃老难吃]只西瓜]拨给伊他硬仔了头皮吃脱掉了。吃起来很难吃的那只西瓜被他硬着头皮吃掉了。

4.3 小结

这一部分我们将动词重叠做谓语和动词重叠做状语的情况在各种句法位置上的分布进行了系统的描写,发现做嫁接语的副词性VV在句法分布上几乎不受限。

表1 上海话重叠和普通话重叠之句法分布的比较

	上海话		普通话	
	是否允许	限制	是否允许	限制
主句	#	无语气/情态的允准不完句,需要后续句补救	##	强制性需要语气/情态允准
连动后项	✓		*	
主语从句	✓		#	主句必须是评价性谓语,并且重叠式的扩展受限
宾语从句	#	不能出现在命题态度类动词的宾语从句中	##	只允许出现在“建议、命令、希望”类动词的宾语从句中
定语从句	#	允许类指定语从句	*	
状语(从句)	✓		##	不能单独做状语性成分描述方式或背景化信息

“*”表示完全不可出现 “#”表示受限(##表示受限程度比#更高)

下面从动词重叠的语义及其句法性质入手,对上海话动词重叠的分布做统一的句法分析。

5. 本文的分析

上海话中的动词重叠有两种主要用法:做核心成分时,独立成句受到一定的限制,一般需要情态/语气的允准;而做状语性成分时,无需情态成分等其他条件允准,可以出现在各种类型的从句中。要解释这种形式相同但功能不同的情况,我们可以有两条思路:第一条思路是将不同用法处理为两类性质的重叠,认为它们句法结构不同;另一条思路是统一处理,这样就需要解释两种重叠为什么有不同的允准机制。从语言事实的解释力和理论精简性两方面衡量,我们选择后者,认为这两种用法的重叠并不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原因如下。

第一,基本用法和派生用法的重叠式在形态上没有区别。

第二,无论是基本用法还是派生用法,重叠与其他句法成分之间的分布关系完全相同。

首先看体貌成分。与普通话一样,上海话动词重叠做谓语时不能与表示完成的体貌助词

“了”“仔”、表示经历义的体貌助词“过”以及表示进行义的体貌助词“辣海”共现^② 如:

- (27) * 伊他吃吃了一碗饭。他吃了一碗饭。 * 伊他吃吃仔一碗饭。他吃了一碗饭。
* 伊他吃吃过这种菜个的。他吃过这种菜的。 * 伊他辣海在吃吃饭。他在吃饭。

而动词重叠做状语性成分时,体貌成分也不能与其共现,如(28a),只能作用于主要动词,如(28b),重叠修饰动词“吃”的方式,“吃”与“过”共现与重叠无关。

- (28) a. * 搵这种鱼伊他蒸蒸过吃个的。这种鱼他蒸过吃的。
b. 搵这种鱼伊他蒸蒸吃个的。这种鱼他蒸着吃过的。

另外,两种用法的重叠都排斥无定数量短语和动量/时量补语,与普通话动词重叠相同(郑良伟,1988;赵新,1993;李宇明,1998;陈立民,2005;隋娜,2014等)。下面左列为基本用法,右列为派生用法:

- (29) a. * 我看看两本书。 a'. * 我看看两本书睡觉睡觉。 【无定数量短语】
b. * 我看看歌会书。 b'. * 我看看歌会书睡觉睡觉。 【时量补语】
c. * 我准备跑跑两趟苏州。 c'. * 我准备跑跑两趟苏州再决定。 【动量补语】

第三,如上文所述,重叠的基本用法与派生用法之间的区别表面上看是前者受情态/语气的限制,而后者无此限制;而将表达情态/语气的重叠与不表达情态/语气的重叠分开讨论的重要证据是两者所操作的动词对象不同,前者受限于可控的、意愿义的动词,后者无这种要求。但实际上,这一词汇语义的限制本质上是由句式表达的语义决定的,并非重叠操作的要求:正是由于重叠在某种条件下要出现在祈使句中,才导致被重叠的动词需要选择可控动词。因此根据这一区别将两者区别开来有陷入循环论证的风险,对动词语义的不同要求也就不能成为区分两种重叠的证据。其次,基本用法中的重叠在主宾语等从句中不都表达情态/语气(见上文表1以及下面表2的总结)。上海话中,静态动词、瞬成动词(如“到到”、“死死”)、瞬时动词(semelfactive)、甚至天气动词(如“下雨”“出太阳”)等普通话无法重叠的动词都可在基本用法中进行重叠(参看刘丹青(2012)对苏州话的描述),如上文所述的主语从句(“到到老快个到(某地)很快的”)。也就是说,重叠的基本用法和派生用法之间无法通过情态/语气一刀切,明显的区别实际上存在于重叠独立充当主句谓语时受限的分布。

不过,说基本用法和派生用法分布的表现完全相同,我们还会面临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上海话动词重叠后可以跟结果补语(许宝华、汤珍珠,1988;钱乃荣,1997;徐烈炯、邵

② “辣海”可以在动词后,相当于普通话的“着”,这时“辣海”之前的动词可以以重叠的形式出现,如:

- (i) a. 伊拉他们末,辣海在打打拳、踢踢球啫啥什么的。他们呢,在打拳、踢球什么的。
b. * 他们在打打拳、踢踢球什么的。

我们认为,“辣海”处于动词之后时应该分析为一种结果补语,而非真正的体貌助词。

有意思的是,当“辣海”后有多重动词重叠式并举时,两者却能共现;但普通话的动词重叠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也无法与“在”共现,见下面两句的对比:

- (ii) a. 老师坐辣海坐着上课。老师坐着上课。
b. 依就辣搵搭坐坐辣海。你就在这里坐着。

(iia) 是进行体,表达正在同时进行的多个事件的并举(实际上只要出现一个动词短语即可,“啫啥什么的”已经表达了其他事件同时发生),这类重叠用法在普通话中是不存在的(朱景松,1998)。这种用法在上海话中的使用也是受限的,只能对不在场的事件进行叙述,不可直指现场事件,如“依你看,伊拉它们辣海打打拳、踢踢球啫啥什么的”(感谢唐正大博士提醒这一点)。这类句式的句法和语义比较特殊,暂不作讨论。

敬敏,1998)、(表示处所、接受者等的)介词短语以及趋向补语,分别如下所示:^②

- (30) a. 拿房间打扫打扫清爽。把房间打扫干净。 【结果补语】
b. 拿行李摆摆辣在搵搭这里。把行李摆在这里。 【处所补语】
c. 搵这封信送送拨给张三。这封信送给张三。 【接受者补语】
d. 依帮我滚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 【趋向补语】

(30)中的例子都是基本用法,然而刘丹青(1984:79)指出,派生用法中的重叠不能带任何补语,如“吃吃清爽”不能替换“吃吃晒着喷吃着吃着睡着了”中的“吃吃”。但我们认为这一限制是由于在“吃吃晒着喷吃着吃着睡着了”这一具有伴随性事件的情况下,“吃吃”表达的事件必须是持续体或进行体,相当于英语中 while doing something,因此不能允准具有完结性的事件,自然也不能后续结果补语。实际上,在非伴随性的事件中,并不是所有派生用法都不能用重叠带补语的形式,如下所示:

- (31) 吃吃脱也要拨被伊他讲,勿吃脱也要拨被伊他讲,做人真难做。吃完也要被他说,不吃完也要被他说,做人真难做。

第二,上海话的动词重叠在基本用法中无法与否定共现,如(32),普通话也有相同限制(朱德熙,1982/2008;毛修敬,1985;李宇凤,2014)。但派生用法中两者可以共现,如(33)。

- (32) *我搵这本书勿不看看。我这本书不看。 *我搵这本书既没没看看。我这本书没看。

- (33) 伊他搵这本书勿不看看脱掉就晒睡勿着觉。他不看完这本书就睡不着觉。

实际上这一限制也并非基本用法和派生用法之间的差异。同样是基本用法,只要重叠出现在疑问句中,同样可以允准否定的出现,如下所示:

- (34) 依你搵这本书既没没/勿不看看啊?你没/不看看这本书啊?

李宇凤(2014)指出,否定的动词重叠必须体现非现实性,而隋娜(2014)指出普通话中对应(34)的这类否定其实并不直接操作于动词重叠上。我们同意上述分析,认为疑问、条件句中的动词重叠否定式并不直接否定动词本身,其辖域要高于命题。因此,这一点也不能成为区分基本用法和派生用法的证据。

最后,刘丹青(1984:79)还指出,派生用法中的重叠不能加尝试义的助词“看”形成“VV看”式,也无法改成“V—V”式,如“拎拎提提拎勿不动”不能说“拎拎看拎勿动”,也不能说“拎一拎拎勿动”。我们认为这是因为“VV看”和“V—V”都需要表达祈使语气,因此即使都表示尝试,两者也无法充当副词性成分。并且,在基本用法中,实际上也只有充当主句谓语和“建议”类动词宾语从句中的谓语时才能够与“看”共现,充当从句谓语时也无法与“看”共现,“V—V”的分布也是一样的,如下所示:

- (35) 依你学(一)学/学学(看)英文!你学(一)学/学学(看)英文!
我建议伊他学(一)学/学学(看)英文。我建议他学(一)学/学学(看)英文。

- (36) [我教(*一)教/教教*(看)搵这段书]要十二个教时。我教这段书要十二个教时。

伊他对[[马路浪扫(*一)扫/扫扫*(看)地个的]阿姨]也老尊重个。他对马路上扫地的阿姨也很尊重。

伊他现在个的工作跟[立(*一)立/立立*(看)马路]既没啥区别。他现在的工作跟站马路没什么区别。

^② 重叠加结果补语在方言中很普遍,如台湾话(郑良伟,1988)、昆明话(荣晶、丁崇明,2000)、绍兴话(盛益民,2014)、汕头话(施其生,1997)等,但普通话重叠与动后补语是排斥的。这一问题涉及历时发展、方言等复杂因素,留待以后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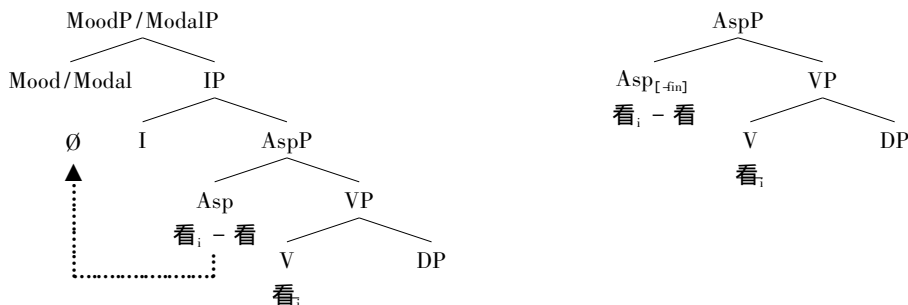
这里“VV 看”和“V - V”的分布将主句及“建议”类宾语从句中的重叠谓语与其他重叠谓语区分开,但不区分基本用法与派生用法。因此,两种用法的重叠在句法上不宜区分。因此我们认为研究上海话重叠时无需纠缠于其情态和语气,因为所有派生用法及大部分基本用法都不限于这种含义^{②③}。

表 2 重叠的句法分布与情态/语气

句法功能	情态/语气	句法功能	情态/语气
主句谓语	+	关系从句	+
连动结构后项	-	表属性的定语从句	-
多事件(已然、惯常体)	-	状语及状语从句	-
主语从句	-	宾语从句	- ^{②④}

表 2 显示,重叠只有在独立做主句和典型关系从句时才需要情态/语气的允准。主句以及典型的关系从句的共同特点是都要求具有时间锚定的小句充当。即,重叠只有在无法得到时间定位的情况下才需要情态义的允准。具体来说,重叠本身无法为事件提供时间上的定位,也无法进行断言,必须依附于可以在时间上锚定的小句或受特殊句式的允准^{②⑤},而这些正是典型的不定式的特征。因此,上海话动词重叠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其天然从属性。事实上,Gu (2008) 和杨国文(2011) 也指出普通话重叠无法提供时间定位。在这一点上,普通话和上海话重叠相同,但前者还有强烈的语气/情态义,具有显著的主句效应。隋娜、胡建华(2016) 认为汉语动词重叠在 Asp 进行重叠操作后,再合并空的 Mood/Modal,而该功能性成分要得到辨识,要么要在 LF 将重叠移位至其中心语(如图(37)中虚线所示),要么出现显性的情态动词。

(37) 普通话重叠的句法(隋娜、胡建华,2016:326) (38) 上海话重叠的句法



这一分析解释了普通话重叠表现出的典型的主句效应。而上海话重叠几乎不表现典型的主句效应,本身不要求合并 MoodP/ModalP,无需 LF 移位操作。又由于上海话的动词重叠具有

^{②③} 本文对是否蕴含语气的判断基于以下几点: i) 主语无人称限制, ii) 不需要在情态词的辖域之下, iii) 对句式无要求。

^{②④} 重叠嵌套在“建议”类动词之后具有意愿、建议等情态义,如“我建议依你看看”。这是主句谓语的语义导致的,无论在宾语从句是否使用重叠谓语,情态义总是这类宾语小句固有的语义特征,因此我们不认为这是重叠本身的语义性质。如果主要动词无情态义(如“是”),那么宾语从句中的重叠也无情态义;介词宾语从句中的重叠更与情态无关,因此宾语从句中的重叠本身也不表达情态义。

^{②⑤} 但重叠不能做疑问句的主要谓语,这也反映了重叠的不定式性。跨语言来看,疑问句和一般陈述句一样,都需要定式动词做谓语(Nikolaeva 2013: 118)。语义上,疑问句包含一个陈述句的预设,如“谁来了”可能包含了两个句子:“有人来了,这个人是谁?”(胡建华,课堂讨论)。

非限定特征,并与体貌助词互补分布(见(27)),我们假设重叠的形成也是由动词从V移位到Asp中心语进行重叠化操作,带上[-fin]特征^{②6},形成不定式,推衍过程请见(38)。

这一分析首先可以解释的问题是重叠充当主句谓语时表现出的对句类的限制,即为何重叠一般只能出现在祈使句中。跨语言来看,单纯的祈使句不标记时态(Beukema和Coopmans,1989),因此经常使用不定式(参看杨萌萌,2014)。Huddleston和Pullum(2002:80-89)指出,祈使句和从属性小句具有相似性,也应该看成一种不定式句。而早在Bloomfield(1933/2001:172)就已经指出,祈使句是一种不定式形式(infinitive form)。

(39) Run away! (Bloomfield,1933/2001:172)

重叠如果是一种不定式,那么其做独立谓语时总是出现在祈使句中也不特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连续事件句对重叠的允准(见例(10))。跨语言来看,不定式(或名物化)表达惯常行为以及描叙接续发生的事件是一种常用的手段,有些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叙述性根不定式”(narrative root infinitive)(Disterheft,1980;Anderson,2007;Nikolaeva,2007)^{②7}。

不定式的分析还可以解释上文第三节中描述的重叠在主宾语从句、充当表语以及连动结构中的分布:这些分布情况与英语中由to或-ing标记的不定式高度一致。

(40) a. [Mary joining the party] was a surprise to everybody.

[To smoke/Smoking] is a bad idea.

【主语从句】

b. Mary favored [Bill taking care of her land].

Mary wants [John to join the army].

【宾语从句】

The best advice can b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by [turning it around and talking about teaching experience]. (COCA)

【介词宾语从句】

c. Our job is [to love others without stopping to inquire whether or not they are worthy]. 【表语】

d. John bought a book [to read].

【目的小句(连动结构)】

前文指出,上海话重叠不能做命题态度类或言说类动词(如think、believe)的宾语,这与英语不定式情况完全相同。不定式不能做这类动词的宾语,是因为言说类或命题态度类动词宾语需要独立的断言的命题,即定式句来充当。上文提到,重叠还可以做介词宾语,介词的宾语

^{②6} 不定式几乎是各种范畴中最难定义的范畴之一。早期形式句法认为定式由一致或时态来实现,在句法表现上,不定式动词的主语只能是不被管辖(ungoverned)的PRO(Chomsky,1981)。但随着与定式/不定式范畴相关结构(如控制结构(control construction))的跨语言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发现主格和定式关系的反例并开始质疑定式这一概念在解释以往相关现象时是否是必要的(Adger,2007)。另一方面,类型学对定式的定义和它作为一个句法范畴的独立性和普遍性更加质疑(Nikolaeva,2007;Cristofaro,2007等):一般认为定式其实可以分解为多个范畴(如时间定位、句子的独立/从属性、断言、信息结构等),其中不少学者将定式看作连续统,具有较多定式特征的为典型定式句,并且指出很多语言中形态上的定式和语义(或概念)上的定式不对应。汉语中是否存在定式/不定式之分是形式语言学派学者争议的焦点问题(Huang,1984;Hu等,2001)。本文讨论的动词重叠不定式性质主要是从其从属性和非断言性来考虑的,即只从上海话重叠本身的句法分布来看,它无法独立断言并在主句中受到高度限制、在内嵌句或充当从属成分非常自由的句法分布(除定语从句和名词补足语从句,前文对此已有解释),与非重叠形式构成明显的对立(非重叠形式可以出现在重叠出现的某些环境中,但并不局限于此),这种对立的本质就是因为重叠本身的从属性,即非限定性。

^{②7} Carlson(1994)从功能的角度,指出在描写性语境中,由于语体的连贯性,即使动词不标明人称、一致标记,也不影响句子解读。我们认为重叠在事件链的结构中能够得到允准,还与其背景化的信息结构有关,这种背景化的特征与事件链的背景化特征相符。

小句在汉语中一般不能表达具有时态信息的事件,如“他靠去(*了)美国才翻身”,重叠可做介词宾语的这一分布也支持不定式的分析。而派生用法的重叠更表现出典型的不定式特征。比如英语中多以不定式表达时间、条件、假设、结果等语义,具体解读由语境决定。

- (41) a. He cracked the coconut *using a good old chef knife*. 【方式】
 b. *Looking up the river*, we saw a great many small boats. 【(连续)时间】
 c. Off we started, *he remaining behind*. (Curme, 1947: 149) 【同时】
 d. *Being Christmas*, the government offices were closed. 【原因】
 e. *Taking all things into consideration*, his lot is a happy one. (Curme *ibid.*, 151) 【条件】
 f. This service is to be performed *standing*. (Curme *ibid.*: 152) 【伴随状态】
 g. *Given the nomenclature of his position*, he will *prima facie* be held out as one of the members of the firm. (He & Yang, 2015) 【让步】

综上,重叠做主句谓语时对情态/语气的要求与其在从句中的分布符合重叠的不定式分析。

最后,我们还需解释重叠的语气和语用功能是如何得到的?上海话重叠形成的祈使句带有委婉的语气,并且重叠往往含有出乎意料、不屑的语气或者轻指义,轻指义甚至推动了某些重叠结构功能的扩展(刘丹青,1984、1986、2012)。重叠的语用功能,尤其是其轻指口气,是上海话重叠区别于普通话的显著特征。但我们认为这种口气并不在句法上编码,而是在语用层面被解读。下例说明,重叠对主句谓语有词汇语义上的限制,但并不影响其本身的分布。

- (42) a. ?? [爷娘打打小人]勿不正常个。父母打小孩是不正常的。
 b. [爷娘打打小人]正常个。父母打小孩是不正常的。
 c. [爷娘打打小人]勿不奇怪个。父母打小孩是不奇怪的。

上海话重叠与语气紧密相关,但这种语用功能与其句法性质上的从属性并不矛盾,重叠由于自身的从属性,只能出现在允许不定式的句法结构中。但反过来,并非所有允许不定式的句法位置都可以自由地使用重叠式,重叠式的出现还取决于说话人的语气。

6. 结语

本文对上海话重叠的句法分布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发现重叠与英语不定式具有高度平行性,应该视为一种不定式形式,通过在句法上移位到非限定性 Asp 中心语形成,而其在主句中表现出情态/语气限制的表象是为了满足不定式动词独立成句的要求。普通话的重叠在主句和从句中都受限于情态/语气,在句法上还必须合并 MoodP/ModalP 并得到允准,这两种语言中重叠的句法形成参数差异。

参考文献

- 陈立民 2005 《论动词重叠的语法意义》,《中国语文》第 2 期。
 戴耀晶 1997 《现代汉语时体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
 范方莲 1964 《试论所谓“动词重叠”》,《中国语文》第 4 期。
 方梅 2004 《从章法到句法——汉语口语后置关系从句研究》,《庆祝〈中国语文〉创刊 50 周年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胡建华 2009 《焦点与量化》程工、刘丹青主编《汉语的形式与功能研究》,商务印书馆。
 胡建华 2018 《什么是新描写主义》,《当代语言学》第 4 期。
 华玉明 2010 《主观意愿和动词重叠及其语法行为》,《语文研究》第 4 期。

- 华玉明 马庆株 2007 《重音式和轻声式动词重叠的功能差异及其例句》,《语文研究》第5期。
- 李汝亚 2008 《似与不似之间: 英汉语略谓结构之比较》,《外国语》第6期。
- 李亚非 2014 《形式句法、象似性理论与汉语研究》,《中国语文》第6期。
- 李宇凤 2014 《否定、疑问与动词重叠》,《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二辑,上海辞书出版社。
- 李宇凤 2016 《祈使与陈述: 动词重叠的差异表现》,《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 李宇明 1996 《论词语重叠的意义》,《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
- 李宇明 1998 《动词重叠的若干句法问题》,《中国语文》第2期。
- 刘丹青 1984 《苏州方言重叠式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刘丹青 1986 《苏州方言重叠式研究》,《语言研究》第1期。
- 刘丹青 2005 《汉语关系从句标记类型初探》,《中国语文》第1期。
- 刘丹青 2012 《原生重叠和次生重叠: 重叠式历时来源的多样性》,《方言》第1期。
- 刘丹青 2015 《汉语及亲邻语言连动式的句法地位和显赫度》,《民族语文》第3期。
- 刘月华 1983 《动词重叠的表达功能和可重叠的动词的范围》,《中国语文》第1期。
- 毛修敬 1985 《动词重叠的语法性质语法意义和造句功能》,《语文研究》第2期。
- 钱乃荣 1996 《上海方言的语气助词》,《语言研究》第1期。
- 钱乃荣 1997 《上海话语法》,上海人民出版社。
- 钱乃荣 2000 《现代汉语的反复体》,《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钱乃荣 2003 《北部吴语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
- 强星娜 2011 《上海话过去虚拟标记“蛮好”——兼论汉语方言过去虚拟表达的类型》,《中国语文》第2期。
- 荣 晶 丁崇明 2000 《昆明话动词重叠的句法组配》,《方言》第1期。
- 盛益民 2014 《吴语绍兴柯桥话参考语法》,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施其生 1997 《论汕头方言中的“重叠”》,《语言研究》第1期。
- 隋 娜 2014 《重叠的句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 隋 娜 胡建华 2016 《动词重叠的句法》,《当代语言学》第3期。
- 隋 娜 胡建华 2019 《句末助词“看”的句法和语义》,《当代语言学》第3期。
- 唐正大 2008 《汉语主句现象进入关系从句初探》,《语法研究和探索(十四)》,194-216页,商务印书馆。
- 王 芳 2012 《重叠多功能模式的类型学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王 还 1963 《动词重叠》,《中国语文》第1期。
- 邢福义 2001 《汉语复句研究》,商务印书馆。
- 徐烈炯 邵敬敏 1998 《上海方言语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许宝华 汤珍珠等(编) 1988 《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杨国文 2011 《“动词+结果补语”和“动词重叠式”的非时态性质》,《当代语言学》第3期。
- 杨萌萌 2014 《“主之谓”及相关结构的句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 赵 新 1993 《动词重叠在使用中的制约因素》,《语言研究》第2期。
- 郑良伟 1988 《时体、动量和动词重叠》,《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朱德熙 1982/2008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朱景松 1998 《动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中国语文》第5期。
- Adger, David 2007 Three domains of finiteness: A minimalist perspective. In Irina Nikolaeva (ed.), *Finitenes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24-5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John M. 2007 Finiteness, mood and morphosyntax. *Journal of Linguistics* 43(1): 1-32.
- Benincà, Paola and Guglielmo Cinque 2014 Kind-defining relative clauses in the diachrony of Italian. In Paola Benincà, Adam Ledgeway and Nigel Vincent (eds.), *Diachrony and Dialects: Grammatical Change in the Dialects of Italy*, 257-27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ukema, Frits and Peter Coopmans 1989 A government-binding perspective on the imperative in English.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5(2): 417–436.
- Bloomfield, Leonard 1933/2001 *Language*. New York: Henry Holt.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引进.
- Carlson, Robert 1994 *A Grammar of Supyir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Chomsky, Noam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 Pisa Lectures*. Dordrecht: Foris.
- Cristofaro, Sonia 2007 Deconstructing categories: Finiteness in a functional-typological perspective. In Irina Nikolaeva (ed.), *Finitenes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91–1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urme, O. George 1947 *English Grammar*. New York: Barnes & Noble Books.
- Disterheft, Dorothy 1980 *The Syntactic Development of the Infinitive in Indo-European*. Columbus, OH: Slavica.
- Gu, Yang 2008 From adjective reduplication, atelicity and pluractionality to analyticity. Talk given at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 Haegeman, Liliane 2012 *Adverbial Clauses, Main Clause Phenomena,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Left Periphe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n, Weifeng and Dingxu Shi 2014 The Evolution of fi²³ kã³⁴ (‘he says’) in Shangha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5(4): 479–494.
- Haspelmath, Martin 1995 The converb as a cross-linguistically valid category. In Martin Haspelmath and König Ekkehard (eds.), *Converbs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Structure and Meaning of Adverbial Verb Forms—Adverbial Participle, Gerunds*, 1–15.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He, Qingshun and Bingjun Yang 2015 *Absolute Clauses in English from the Systemic Functional Perspective: A Corpus-Based Study*. New York: Springer.
- Hu, Jianhua, Haihua Pan and Liejiong Xu 2001 Is there a finite vs. nonfinite distinction in Chinese? *Linguistics* 39: 1117–1148.
- Huang, C.-T. James 1984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reference of empty pronouns. *Linguistic Inquiry* 15: 531–574.
- Huddleston, Rodney and Geoffrey K. Pullum 2002 *The Cambridg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ikolaeva, Irina 2007 Constructional economy and nonfinite independent clauses. In Irina Nikolaeva (ed.), *Finitenes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138–1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ikolaeva, Irina 2013 Unpacking finiteness. In Dunstan Brown, Marina Chumakina and Greville G. Corbett (eds.), *Canonical Morphology and Syntax*, 99–12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ubino, Carl 2005 Reduplication: Form, fun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Bernhard Hurch (ed.), *Studies on Reduplication*, 11–29.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Thompson, A. Sandra, Robert E. Longacre and Shin Ja J. Hwang 2007 Adverbial clauses. In Timothy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ume 2, Complex Constructions*, 237–3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hu, Xiaonong 2008 *A Grammar of Shanghai Wu*. Munich: Lincom Europa.

朱佳蕾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 zhujiawei@shisu.edu.cn

ZHU Jialei , A syntactic study of verb reduplication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syntactic features of verb reduplication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d observes that: Unlike in Mandarin Chinese where verb reduplication is highly restricted with respect to mood/modality , reduplicated verb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are relatively free without necessary licensing from mood/modality in many clauses and subordinate clauses. They can function as predicates or adverbials , and manifest many syntactic features which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English infinitives. In light of distributional observations , this paper argues that verb reduplication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is inherently subordinate and should be regarded as an infinitival form. Furthermore ,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that reduplicated verb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cannot precede aspectual markers , it is proposed that such derivation of verb reduplication involves movement from V to Asp which bears the [-finite] feature. This analysis would allow a unified account for both the predicative and adverbial functions of reduplicated verb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Keywords: reduplication , infinitival , mood/modality , subordinate

TAN Jingchun , The semantic distinction between *zuoliao* (作料) and *zuoliao* (佐料) and their definitions in dictionaries

Among scholars , there is no agreement yet on whether the words *zuoliao* (作料) and *zuoliao* (佐料) are synonymous or not. Based on their features in daily language use and interpretations in dictionaries , this paper offers a detailed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two words , and argues that *zuoliao* (作料) and *zuoliao* (佐料) are synonyms on the semantic level with the former being more colloquial than the latter. In response to the feedbacks from dictionary users , the 7th edi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现代汉语词典) has revised the definitions of the two words. But the modified definitions still cannot cover all their possible lexical meanings. To solve this problem , this paper advocates to combine specific definitions with general definition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words , and provides som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on the further revision of the lexicographical explanations of *zuoliao* (作料) and *zuoliao* (佐料) .

Keywords: *zuoliao* (作料) , *zuoliao* (佐料) , specific definition , general definition

LIANG Chunsheng , On some knotty characters in stele inscriptions of the Six Dynasties

In stele inscriptions of the Six Dynasties , although a lot of characters have been recognized and interpreted , many are still unrecognized or wrongly interpreted. Further investigation , therefore , is necessary. Based on extant studies and dictionaries on the form of historical Chinese characters , this paper selects 19 knotty characters and offers refined interpretations of these words.

Keywords: Six Dynasties , stele inscription , knotty characters

LIN Xiang , From “simple writing” to “simplified writing”: Adjustment on the reform strateg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form of Chinese writing system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Among the reform strategies , the promotion of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ollowing the movement of promoting “simple writing” , the suggestion of adopting “simplified writing” emerged subsequently. However , the idea of “simple writing” was not abandoned by the scholars who advocated “simplified writing”. It was only during the 1920s and 1930s that the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was taken as the predominant strategy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writing system. The differences on the attitudes towards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indicate that ,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 the advocacy of “simplified writ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annot be regarded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movement of “simplified writing” in the 1920s and 1930s.

Keywords “simple writing” , “simplified writing” , school for basic learning of Chinese characters , simplif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 the reform of Chinese writing system